



口袋和脑袋都要富起来

吴兴人

应当先富口袋，还是先富脑袋？这是一个议论了多年的老话题。有人说，对于贫困地区的群众来说，富口袋是当务之急，富脑袋可以缓一缓；但也有人说，现在农民“富口袋”与“富脑袋”没有实现同步，“富口袋”反成了制约农村发展的短板；还有人

说，富人富脑袋，穷人富口袋。种种议论，不一而足。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个“富口袋”与“富脑袋”的关系问题？

口袋与脑袋，即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思想。两者不可或缺，两者谁也离不开谁。好

比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好比飞机的两翼，比翼齐飞。口袋和脑袋都要富起来。在口袋已经鼓起来的人群中，尤其要注重“富脑袋”。

2015年11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指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贫困县要脱贫，迫切需要解决“富口袋”问题。湖北十堰百里河村是个典型的贫困村。过去，这里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停滞，村里无集体经济收入，多数群众仍然过着肩

挑背驮、刀耕火种的生活。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十堰打起生态旅游牌。农民人均年收入从两年前的不足1000元飞跃到近4000元。口袋富了，才有条件谈到其他方面的发展。

但是，“富口袋”离不开“富脑袋”。扶贫要扶“志”，“扶志”也注重“扶智”。“扶智”就是“富脑袋”。贫困人口脱贫前要“扶智”，富裕起来的农村更要“富脑袋”。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得好：“华西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富脑袋甚至比富口袋更重要。”华西村的发展之路，既

是一条振兴经济之路，也是一条重视精神文化之路。物质上富裕了，精神上更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会用头脑办事，“富口袋”方能更久远。

说到底，还是脑袋决定口袋。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企管硕士陈光在《富脑袋才有富口袋》一书中指出：“有能力才能赚到钱，脑袋决定口袋。”贫与富，不光是指口袋中金钱的多寡，它还指脑袋中精神财富的多寡。富者证明了取得财富的公式与步骤，有致富的理念才有致富的结果。观念决定穷与富，富有和贫穷只有一线之隔。因

此，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思维可以改变贫穷，知识改变命运。比尔·盖茨说过，如果把我的财富平均分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这些钱90%还是会回到我的口袋。因为他认为自己头脑里的智慧比别人多得多。比尔·盖茨有点言过其实了。不过，他强调人的智慧的价值无与伦比，这个意见还是对的。

富了口袋，倘若不注重富脑袋，甚至富了口袋而穷了脑袋、空了脑袋，那是很危险的。家财万贯而精神贫穷，富不过三代的故事所在多有，今天还在各地沿袭。许多

富家子弟沉溺于物质生活的纠缠，沉浸于欲壑中挣扎，到头来身心俱疲，精神迷惘，鼓起来的口袋也可能变得一贫如洗、两手空空。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实现“双富”，既富口袋，又富脑袋？有的，那就是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是创造物质财富，是“富口袋”；创新，是更新思想和理念，也就是“富脑袋”。一边创业，一边创新，不断创业，不断创新，在创业中创新，用创新再推动创业，如此循环往复不已，就能持久地做到口袋和脑袋都富起来。

不劳而获

任大刚



结舌者言

在最近的达沃斯论坛上，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中国监管者计划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更为自由地波动。方的这番话，针对的是A股市场短暂实行过的“熔断”机制。方星海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合中国市场的决策，监管者承认这一点。

此番“熔断”机制下的市场反应，说明不当干预非但不能实现想象中的目的，而且适得其反，不仅加剧市场波动，还与市场化方向背道而驰。

不干预或不轻易干预，是为“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里最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思想。法家思想是道家思想的引申和发挥，其中也存在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不过分干预的思想基因，这在韩非子讲的故事里也有体现。

韩非子认为，应该遵循事物本身发展的脉络办事，不劳而获。兹郑拉着车路过一座高拱桥上不去。他于是坐在车辕边上唱歌，前面的行人听了停下脚步，后面的行人听了赶紧上来，大家齐心协力，帮着他把车推上桥。假如兹郑没有用歌声把人招来，即使他竭尽全力以至于累死，车子还是过不了桥。现在兹郑不受劳苦却能使车轻松上桥，是因为他有办法把人招来。

兹郑的特长不是推车，他大概是当地颇受欢迎的著名歌手，能巧妙地利用人们喜欢他唱歌这一点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帮忙推车的人也听了歌实现双赢。

不按事物发展脉络办事而有偏颇，则容易混乱。赵简子任命了一个税官，税官向他请示收税标准。赵简子指示说：“收税要不轻不重。收重了，利就归于国库；轻了，利就归于百姓。让各级官吏从税收中捞不到私

利，轻重就适中了。”大臣薄疑对赵简子说：“您的国家是中间阶层富足。”赵简子听了很高兴，问道：“怎么讲？”薄疑回答说：“国库钱粮空虚，而一般民众贫穷饥饿，但中间阶层的贪官猾吏却过着富足的生活。”

赵简子自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税务理论，但完全没有实现。其代理人阶层利用手上的权力，上侵国库，下虐民众，把社会财富尽归于己，使国家处于危险状况。赵简子仍沾沾自喜于中间阶层的富足。赵简子没有意识到，官吏阶层手上的权力失去约束，就会大肆侵吞社会财富的自然且必然属性，是不明白“道法自然”的深刻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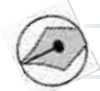
相较而言，齐桓公就能从细微之处发现为政得失。且说齐桓公微服私访，见到一个叫鹿门嫫的人，年已七十而没有妻子。齐桓公问管仲：“怎样才能让他有妻子？”管仲回答道：“我听到一种说法：君主的库房有积蓄，则臣民一定贫困匮乏；宫中有到了婚配年龄而未出嫁的女子，民间就会有老而无妻的人。”齐桓公于是下令，让宫中没有被临幸过的女子嫁出去。然后下令，男子二十岁必须娶妻，女子十五必须出嫁。以此解决了宫中年轻而无妻可娶的社会问题。

放在今天看，齐桓公时代的婚姻简直就是动物配种。但放在当时，人口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尽量多生人口是一种国策，因此齐桓公从宫中入手，让人尽早婚配，不失为扭转人口增长不快的有效办法，也算是窥见了自然之道。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流毒遍布，但其从老子那里继承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则非常契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逻辑。面对纷繁芜杂的市场，政府行为要有老子韩非式不劳而获的胆识，而不能不加分析把它当成贬义词加以拒斥。

送温暖不是嗟来食

朱绩崧



北窗絮语

本月中旬，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镇村民致电媒体，称家中孩子是该镇金山中学的寄宿生，在学校的安排下，包括自家孩子在内的一百多名学生，“配合”老师举办了一场贫困生补贴发放“仪式”，他们每人手举一沓散开呈扇形的百元现金拍照，面对镜头必须绽放笑容。让这位家长气愤的是，拍完照，校方就安排孩子走了，至于钱，一分都没拿回来。“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为什么到下面就走了样？”他感叹道。

此事近日经媒体曝光，校方不得不给出解释：拍照是为了留档，不发钱是怕学生弄丢。

但是，按照《湖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含特殊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寄宿学生的补贴资金，必须以现金或银行存折(卡)形式，每学期一次性足额发放给受助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的明文规定，从“一次性足额发放”这项看，“怕学生弄丢”，就把一沓百元大钞回收了，这明显是与《暂行办法》背道而驰的。

至于“拍照是为了留档”，我更不敢苟同。其一，留档的方法很多，文字记录接受补助学生的个人信息，配以家长签收，就完全达到了留档的目的，为什么非要搞仪式，拍照片，大张旗鼓呢？何况，如果按《暂行办法》，以“银行存折(卡)形式”发放补助，那在银行的系统里，就有流水产生，更是铁证，不怕收款人赖账说钱没领到，打出单据也是清清楚楚，可以应对上级部门的审计核查。所以，如确有规定，非要留档，完全可以低调而缜密地安排，仪式、照片并非必须有的环节。

其二，这或许是更重要的考量，那就是金山中学的领导们——相信他们不是孤例——在“政绩思维”指挥下，操办这场扶贫秀的同时，漠视了贫困学生的尊严，仿佛送温暖成了嗟来食。他们标榜自己高调完成任务，却根本没有想过，在今天这个以经济建设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时代，贫穷固然是一个需要全体国民齐心协力消灭的顽疾，而具体到一家一户一个学生而言，那就是一则隐私了。贫困学生心理本来就容易负担重，容易产生自卑情绪，所以任何针对他们的善举，都应该先考虑到他们的切身感受：手拿花花钞票，挤出一脸憨笑，可有谁想过快门按下那一刻，这些孩子内心的活动是怎样的呢？对他们作心理疏导、人文关怀，保护好他们稚嫩但绝不容忽略的尊严，比起作一场自导自演自嗨却不知所谓的秀，是不是更紧要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人要携手前进。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这是总书记2016年新年贺词中提到的。事实上，“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决胜阶段。扶贫要立足长远，物质之外，还要为脱贫群众提供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就对教育提出了不可推卸的要求。国家设立助学金，不仅是教学生及其家庭的一时之穷，更是要彰显政府对弱势群体未来发展的重视，执行层面上岂能以牺牲受救助者的尊严为代价呢？更为讽刺的是，在本案中，牺牲学生尊严的，不是别人，而是本身负有义务来教会学生保护好自己尊严的教育实施者们。这足以说明，某些地方，我们的教育在技术细节上固然可能差强人意，但精神大方向上，恐怕还是有一点课要补补的吧。

迪士尼，大世界

姜泓冰



拾字街头

2016年开年，上海最受关注的大事之一，要数迪士尼乐园。从2002年启动谈判开始，到2011年开工建设，再到今年6月16日的终于揭开面纱，十几年过去，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社会状况、中国人的游踪与眼界，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在这个被新技术快速刷新、充斥着不确定因素的巨变时代里，如果还有什么确定无疑依然会让万千中国人蜂拥而至的地方，那应该就是迪士尼。

作为迄今规模最大的现代服务业中外合作项目之一，倚着一座有2400万常住人口、有着摩登爱玩基因又不办护照或通行证的大城，更面对着眼数以亿计处在追逐西方时尚文化和喜欢体验与消费“世界名牌”阶段、为了满足孩子愿望更不计较投入的中国老百姓，加上迪士尼的品牌效应和自身早已圆熟的项目创意、设计和运作能力，上海迪士尼几乎注定要开门红。看看主办方剧透的那些精心打造的亮色，连我这样年纪一把且家无幼童的人，也不免心动神往，追论其他。

但，更令我心动而神往的，其实是一则相对较小的开业预告——“大世界”将在2017年复业。这将是“大世界”建成开业100年的日子。不知道，90后、00后的上海小囡，还知不知道“大世界”这个地方？纵然晓得，多半也只是得之纸面阅读，是个平板的概念而不是鲜活的人生体验，无关痛痒。不像中年以上的上海人，车行人过延安东路西藏中路，眼光总会不自觉地瞟向那座被天桥遮断了整体形状、在喧嚣车流中更显空寂无声的不起眼的奶油色旧楼，心里不自觉地叹一声气，升起一缕或浓或淡的伤感。

“大世界”，称得上是百

年前上海的原创“迪士尼”：建的是一幢外观全然西式的建筑，内里却有中国式厅堂戏台，有让人大开眼界的西式哈哈镜、拉洋片和电影，更多中国人习惯和感到亲切的传统戏、曲艺、杂耍、游艺和风味小吃……事实上，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白相大世界”，还是上海老老少少市民的一大乐事，也是名声在外、代表上海都市时尚的招牌旅游项目。“大世界”也一直是上海的“地标式”建筑，两条大马路上的公交车站就叫“大世界”，约会接头最交通便捷又人人皆能找到的地方之一，远超今天的来福士或东方明珠。

大世界歇业13年。这些年无声无息的结果是，公交车不再响亮报出“大世界”这一站名。它悄悄退出了上海的城市景观和社会关注，越来越少被人提起。

既要“原汁原味迪士尼”，也要“别具一格中国风”，这是上海迪士尼的口号。作为一个大项目，引进“原汁原味迪士尼”容易，懂得用好“别具一格中国风”的，不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引进迪士尼代表着国际时尚、现代娱乐，建设这样的大型游乐场，与上海建成全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相关。但不论怎么“别具一格中国风”，迪士尼依然是“外来和尚”，是以标准化配置为特征的全球连锁中的一环。携起她的同时，绝不该忘了，那些上海独有的城市历史记忆与当年筚路蓝缕传下的文化品牌。也许，复业了的“大世界”已远不如迪士尼那样可以产出高效益，却也更值得去深挖细翻，巧妙创意，让那些牵连着市民神经和城市记忆的老品牌借着新时代、新技术手段，焕发出久违了的青春光彩。

期待百年“大世界”再登场的那一天。期待不要让当年“地标”在下一代心里渐渐无感、断裂。期待上海的文化资源不被拆解到只剩分散的“点”，而再也连不成片。